

上海解放那年,我已十一岁,因此刚解放前后的一些事,我尚能回忆出,有的记忆犹新。

那时,我家住在江湾镇万安路453号。

江湾镇地处市中心通向长江吴淞口的交通要道,又有一条淞沪铁路,所以江湾镇周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设施不少。给我印象尤为深的是大八寺(今大柏树)与沿逸仙路两边,敌军修建了许多钢筋水泥的地堡(江湾人统称为碉堡),它们之间的间距都在五百米(一市里)之内。其中大八寺的碉堡群,一直到廿一世纪初开辟了中环线才拆除;逸仙路仁德路三铁路道口的碉堡群一直沿逸仙路高架路,再次拓宽逸仙路时才拆除。

大八寺向东沿邯郸路直到邯郸路桥,与复旦口,再乘车。可是这天奇热,我们虽然只穿了单衣裤,可刚往南走没多远,已大汗淋漓了。父母决定返回家,等明天凉快些赶早。

安顿下来,休息一会儿,吃晚饭时,又有些犹豫了。我们家后门被撬过的痕迹,铁丝也没了——乱世不太平。仅仅半小时左右,就有人下手了。

傍晚时分,情况又有变化:北边传来断断续续、时紧时松的枪炮声。万安路上军队跑步声不断,大概是军队在调动。父母亲在客堂间把八仙桌放在中间,上面铺了两床棉被,让我与弟弟蜷缩在脚盆里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毕竟是小孩子,一天的折腾,人疲倦了,很快进入梦乡了。清晨突然响起了枪声,把我惊醒了,父母亲也赶快钻到

(现叫“新华街道”),姐姐带着大弟弟前几天已暂时安顿在法华镇上。父母亲也准备“逃难”到那里了。

推算一下,那天是阳历五月二十五日。上午,父母抓紧把家里整理安顿好,把紧靠南边万安路的大门从里边用木门闩一条缝,看看门外动静。大概还太平,便把门开大些。我也从桌子

我所经历的上海解放 陆金生

下面钻出来看看动静,街上又有穿军装的忙碌着。大人关照:小孩子不允许出门。确实,街上很少有居民,敢于上街的是那些留守的年轻店员。

天亮之后,人们也陆续出门了。

自古说:“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”但解放军确实不一般,不但待人和气,而且秋毫无犯。见我们家门开着,有几个士兵搀扶着一位伤员,向父母商议借住一下。但他们不要我们房间,只要我们设法弄两条长凳,几块木板当床板,在客堂间搭个铺就行了。后来仅住两天,其间不在我们家开伙,用水也在我们家后面井里自己打水。不像之前敌军伤员强占父母房间,还要在我们家灶台上烧饭菜,占用了我家储存的米与缸里的水。

父母亲决定不“逃难”了,但姐姐与弟弟还“逃难”在法华,情况不明。父亲带了我去法华镇,母亲抱了小弟到万安路东头留守在二伯父家的祖母处,可以两头照顾。

二十六日不像前一天那么热了,父亲与我从逸仙路向南走。那时逸仙路不太宽,仅容两辆卡车相对而行,煤渣路两边河沟边上

长满了草。可是走过纪念路,大概还来不及打扫战场,沟边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死去的军人,也不知哪方面的,估计是国民党的,纪念路边上碉堡边也有死人。到了大八寺,守卫在此的解放军不让我们再往南走了。虽然这里已没战事了,但市中心还间或有炮仗似的枪炮声传过来。我们只得又返家。

江湾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,为何没有激烈的战斗?答案最近才获知。

恰好2019年4月27日《上海老年报》第七版刊登了一篇文章:《策反国民党驻上海51军阵前起义》。大意是讲我党地下工作者田云樵策反国民党51军刘昌义率部起义的情况。摘录其中有关内容:

“5月26日凌晨1时许,陈毅回电:接受刘昌义投诚;限刘部于26日4时前,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。”刘昌义称26日4时前集中有困难。“聂凤智表示推迟到中午12时前集中完毕。随后,田云樵和罗维道等人送刘昌义仍从造币厂桥到苏州河北。”“26日8时,国民党军队沿苏州河北岸开始向东北方向撤,人民解放军随即接管这些防区。”“1949年5月27日,苏州河北岸解放,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。”

从以上摘引中可以得知,4月26日清晨,国民党军队在进行“调防”,并无激烈的战事发生。

以后太平了,逃难在外的人都陆续回来了。我又可与小伙伴们玩了。

回忆这段经历,为的是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那个年代的一点情况。



布朗族的火塘

李俊玲

一缕缕青烟消失在村寨的上空,却将“家”的色调涂满了大山的褶皱。老屋的墙壁上、木梁上、屋檐下被烟火烙成黑色,也将一种特殊的味道烙在了每户人家的一墙一瓦,火塘构建了一个家、一座山寨、一方血脉。

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炊烟,于是人间烟火就组成了红尘中最动人的图画。火塘就是每户山里人家的眼睛,总是透着岁月深处永恒的温暖,总是闪耀着人们对生活最热烈的渴盼。白天,女人将火塘烧旺,米香肉味荡漾开来,如一根无形的绳索,牵引着劳作人归家的脚步。夜是火塘的衣裳,人们在这袭黑衣下围坐着,男人喝茶抽烟,孩子们吃火塘烧子,女人的双手在针线间穿梭。火塘旁边的家常总是越拉越长,火塘边的神话能一代代地相传……火塘用手轻轻拂去了人们一天的疲劳,大家的脸是红色的,心是舒适的,火苗噼啪作响,这是幸福的笑声,火塘的笑声只有山里人能听到。

从有人落脚的那一起,火塘也开始安家了,一个地方开始从寂静的荒野变成人声鼎沸的家园,一方习俗也开始在火塘边生根发芽。人们烤火取暖,烤茶烧水煮饭,火苗将自己融进了食物里,融进了人们的血液里,于是山里人总是有火一样好客的性情,火一样助人为乐的情怀,火一样对生活的热爱,这自然之火,永远点亮在人们的心里。有火塘的房间是客厅,来客总是在火塘边喝茶闲聊,人们带着泥土一样本色的乡土话被火烘得越加厚重,于是,笃信和善良的品性也如同烤茶般让山里人喜欢。

山里人每家都有火塘,火塘就是全家人的宝藏。人睡前,人们把草灰围拢来,捂住了红红的炭火,第二天,扒开草灰,加上柴草,火苗又蹿开来,跳起欢乐的舞蹈。正是有了这不熄的火塘,才有人源源不断的血脉流淌,火塘让山里人安心而快乐。没有火塘,村寨就没有炊烟,没有炊烟,没有鸡鸣狗吠,火塘的尺寸丈量着一个家的长度,火塘的冷暖代表着一方血脉的流速。

主妇们年节时总将三炷青香、几滴水奉给熊熊燃烧的炉火,仿佛那里居住着一位神仙。这样的敬奉使得孩子们不能随意在火塘边撒野,可大家依然喜欢与这小小的火塘相偎相守。火塘总以谦卑的姿态坐落一隅,用一己之躯熨帖着人们坎坷的生活。万物有灵,火塘也是神灵之所在,只是这样的神灵洞悉人间悲苦,懂得世态艰辛,他的身上沾染了朴实的烟火味道,就通得仿佛如守护家的灵兽,让人热爱与敬重。

火塘是长者,他总是在讲着祖祖辈辈说也说不完的事。当火塘点亮了黑夜之时,也点亮了孩子们求知的眼睛,火塘是山里人言传身教的课堂,老人家一袋旱烟的工夫,那些白发苍苍的故事便随着蹿动的火苗游走开来,孩子的梦想张开一双双翅膀从火塘边开始飞翔,飞出了大山。这时候,一弯月亮,探出了头,将清光散满了山寨,远处的几声狗吠使得大山越加宁静,而火塘边的孩子们已经枕着那些故事进入梦乡。谁也不知道,多年后,这些在火塘边被烘烤过无数遍的故事,会在某个黄昏某个城市被某个人再次讲述给那些没见过火塘的孩子。火熄了又旺,月亮圆了又缺,火塘,是大山的书本,翻开便是一段厚重的历史,火塘是精神的家园,离开它,我们都是这个世界居无定所的游子。

关于钓鱼

徐畅

看到河边有人钓鱼,我经常会上前去看看,但没有试一试的冲动。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,钓鱼的乐趣跟我是不相干的。

最早的失败是在童年时期。我跟着小伙伴去河边玩耍。我们找来钓竿,带着蚯蚓,兴致勃勃地来到河塘边。钓了好几杆,有个男孩钓上一条小草鱼,另一个男孩也提上来一条。轮到我时,我往河中央甩了一杆,浮漂飞速下沉。我欣喜地往回收竿,可鱼线沉沉地落在水面底下。我以为钓到大物了,猛地一使劲,一根硕大的树枝被拉上了岸。伙伴们抢过鱼竿说,你钓树枝不要紧,要紧的是你溅了我们一身泥。

招人嘲笑,让我对钓鱼望而却步。又过了几年,我上中学时,父亲带我去钓鱼。为了让我树立信心,他拿了一个水桶。他说,把水桶装满鱼,我们就回来。走到小河边,我紧张地握着鱼竿。父亲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,跟家里的大黑狗玩。有鱼咬饵了,我一提鱼线。鱼钩是空的。父亲说,慢一点,别着急。钓了好几次,我都失手了。又等了好久,鱼浮点了几下,我顺势收线。一条白亮的鲫鱼浮出水面。我高兴坏了。我一收鱼竿,那条手掌大小的鱼在空中摆着尾巴。我伸手去抓,谁知鱼儿脱钩了。说时迟那时快,大黑狗张大嘴巴,一跃身子,将整条鱼吞进了肚子。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扑倒黑狗,想掰开它的嘴巴。可这家伙紧闭牙齿,嗷嗷哼了一声,从我怀里挣脱了。

读大学谈女朋友时,我喜欢在她面前逞强。有一个暑假,她提议去河边钓鱼。我咬咬牙答应了。在水塘边,我按照网上的说法,找了一处水草茂盛的地方。站了一会,鱼浮一动不动。这时,同一片水草地,又来了一个人。那人甩杆后,很快钓上一条鲫鱼。我有些着急,换上新的饵料,可还是没动静。我看着那人一甩杆,一提杆,很快钓上了六七条小鲫鱼。见女友在一旁叹息,我脸上燥热。尴尬的处境中,我只能望着鱼浮干瞪眼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那人满心满意地提着水桶回家了。这时女友戳戳我说,你到他那里钓。我顿时来了兴致。我跑过去,抛了一竿。果然鱼浮点了一下,我用力提杆。一条鱼到了半空中,又落水了。我按捺性子,换上蚯蚓。这一次,鱼浮飞速潜到水里,我用力提杆,鱼线飞出来缠到了树枝上。

真正对钓鱼这件事感到释怀,是工作以后。在一个夏夜,我去看望我的老师。他住在郊区的一栋农房里。吃完了晚饭,我们去河边散步。河面上不时晃过蓝色的光。我往河边看去,见到有几个人在夜钓。我说,这么晚,还有人钓鱼。我老师说,这是人家爱好。走了两步,他又说,这个爱好也挺残忍的。我看着他。他说,这是一种引诱的方式。比直接的伤害还要残忍。想想看,人比鱼还要狡猾。看着他干瘦的脸,想到阿伦特对人的看法,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。这真是一个为不会钓鱼找到的最好借口。



中共二大会址(油画) 陈迪

《理想照耀中国》每集只有20分钟,但每个人物故事,取其最感人的情节与场景,拍出了不同时代、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物为国家作出的奉献,为理想的实现而付出的辛劳与牺牲。台词、人物镜头、场景、音乐,都力求电影般精致而震撼的效果。

第一集就先声夺人。靳东饰演的陈望道,忧虑与寻觅的眼神,斯文儒雅的长衫,拎着皮箱的奔波,形神兼备。刘奕君饰演将《共产党宣言》交给陈望道翻译的革命者。只是霎那,强强联手的表演,振奋人心。

1920年春,陈望道从上海回到浙江义乌老家,彻夜翻译那本封面印着马克思像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的母亲悄悄为他煮了粽子,从罐子里取出红糖。一只碗里是两只已经剥去粽叶的三角形虎头粽子,一个碟子里盛着红糖。陈望道一边写着毛笔字,一边把墨汁当作了红糖,用粽子蘸着墨汁吃而毫无察觉。“粽子甜不甜?如果糖没有了,你自己

去倒,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。”——身后母亲的声音。“粽子很甜。”儿子回答,头也没抬,继续翻译。

第二集《守护》:1927年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逃回老家,交给父亲张爵谦一个包裹让他保管。“谁也不要告诉,将来交给共产党手里。”

这一保管,就让老父亲保管了20多年,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,颤颤巍巍的张爵谦才将这包裹交给了国家。包裹里面正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重要书籍。

父亲在街头目睹了进步青年的牺牲,父亲担忧着儿子的命运,但父亲坚信着儿子信仰的正确。父亲将儿子所托的包裹看得比命还重要。父亲为多年不归家的儿子立了衣冠冢。但是儿子的身影,何曾在父亲的心里失去过。包裹既是儿子的嘱托,又是儿子的化身。“人在,阵地就在。”

《理想照耀中国》每一集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。

第三集《磊磊的勋章》,这一回,是真人演自己。刘磊磊,1985年生,山东人,16岁时进入国家柔道队,服从国家需要,成为中国女子柔道队的男陪练。长达16年的陪练生涯里,磊磊陪伴了20多位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的训练,共计被摔284万次。

在磊磊决定根据国家需要,结束自己的竞赛生涯,做女子柔道队的陪练之时,父亲到北京来看他,父子两个一起开开心心吃火锅。父亲希望他回到家乡,跟他学修车。但磊磊告诉父亲,他喜欢他的工作,他要留下来。父亲也就不再劝他什么了,把母亲准备的礼物递给他。说:“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妈妈认为你不会回去。”

陈望道的母亲在剧中甚至没有一个正面镜头,但我们深深为这位慈母的细心、贴心而感

动。共产党人的父母,是怎样怎样的父母啊!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孩子,支持自己的孩子。在战争年代,深受其苦的他们,知道自己的孩子走上的是救国之道。虽然危险,虽然有牺牲,但那是为了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里,不给孩子添难,选择自尽的杨政委母亲;《红灯记》里的李奶奶;《南征北战》里,推着土车,为前线送粮的老父亲老母亲……直至《守护》里感人至深的张爵谦老先生。

我们称解放军为“人民子弟兵”,是何其贴切。

和平年代,那些实现理想的刘磊磊们,也离不开他们父母无私的支持。信念使得一家人团结友爱。信念使共产党人的父亲母亲对国家的大爱更重于小爱。

十日谈
明日请看一组《银柜背后的较量》,责编:杨晓晖

十日谈
明日请看一组《银柜背后的较量》,责编:杨晓晖